



傅德蘭

吃的是草 擠出來的卻是奶

這位來自挪威的阿公，節省的行徑幾近怪異，吃的少、活的苦，卻做得那麼多；沒錢吃飯，卻有錢蓋醫院，對屏基人來說，他簡直就是神蹟！

第七屆醫療奉獻獎(民國86年) 薛桂文撰

曾有人形容傅德蘭：「吃的是草，擠出來的卻是甘美的乳汁。」因為，這個被屏東基督教醫院員工匿稱為「阿公」的挪威醫師，可以吃得那麼少、生活得那麼刻苦，做的是卻那麼多；儘管在有些人眼裡，他的行徑幾近怪異，但他始終擇善固執，並堅信：自己少用一點，就可以多幫助一些需要的人。

民國前六年初生的傅德蘭，是在三十歲那年，為挪威差會遭到察哈爾省的張家口，主持當地的教會醫院，開始與中國人長達半世紀的情緣。到大陸未久，中日戰事即爆發，東北為日軍佔領，傅德蘭面臨著槍桿子的威脅，還一度感染傷寒，險些喪命，期間更有將近十年與家鄉音信阻絕，但始終堅守救人的崗位。

抗戰勝利後，許久未曾回鄉的他，終於在民國三十五年返回挪威，三十八年又帶著新婚妻子重回大陸，旋即因神州淪陷，傅德蘭輾轉來到台灣。最初，他在台北馬偕醫院服務，從事山地巡迴醫療，足跡遍及北部許多原住民部落；後來轉往屏東基督教醫院，仍經常帶著繁重的藥材、儀器，往南部的深山地區跑，有時一天得看兩百多名病人，工作十分辛苦。

沒錢吃飯 卻有錢助人、蓋醫院

民國四、五十年代，國內爆發小兒麻痺流行，許多兒童因而成殘，只能在地上爬行；不忍見到這種慘狀，專長外科的傅德蘭位許多病患開刀矯治，使他們得以重新站立、行走。在他與第七屆醫療奉獻獎另一位得主畢嘉士努

力下，當時的屏基成為國內小兒麻痺治療重鎮，連東部、北部患者都不遠千里來求醫。

傅醫師最教人印象深刻的，是他刻苦節約的作風。當時，傅家養了一頭母羊，每天就以羊奶泡飯、或是配饅頭，度過三餐，有時羊奶不夠，他就摻水稀釋，甚至病人吃剩的飯菜，他也拿來將就著吃。有位屏基的老員工還記得，傅家買半斤豬肉，足夠他們夫婦倆和三個小孩吃一個禮拜；而每回參加本地人的婚喪宴席，他也會蒐羅所有「菜尾」，一點也不肯浪費。

有一次，傅醫師生病了，有人送他一籃雞蛋補充營養；過了一陣子他見餐桌上還有雞蛋，便問太太：「人家送的雞蛋還沒吃完嗎？」「早吃完了，這是我買的。」傅太太告訴他，結果傅醫師立刻表示，他病早好了，不必再浪費錢買雞蛋。

為了省錢，傅醫師出差或出遠門，都是走路到三、四公里外的火車站搭車，好省下五塊錢的三輪車費；回程時，他則通常小跑步回醫院，因為怕有病人需要他，用走的會耽誤時間。

不瞭解傅德蘭的人，看到他這些古怪的行徑，會以為他生性吝嗇；但熟知他為人的都知道，傅醫師一塊、兩塊錢地斤斤計較，絕非吝嗇，而都是為了別人；他省下的每一分錢，不是捐出來充實醫院設備，就是幫助付不起醫藥費的病人，所以常有人笑他：「沒錢吃飯，卻有錢蓋醫院」。

勞累，未嘗休閒 吃少，卻精力充沛

雖然吃得那麼少、過得那麼省，但一說起幹活，傅德蘭卻比誰都精力充沛。早年，國內的外科醫師缺乏，傅德蘭每天都有接不完的病人，他曾創下兩個鐘頭內完成九個小手術的紀錄；而即使以是六十開外的人了，他仍每天從早忙到晚，有時實在太累了，就趁手術空檔，躺在開刀房的水泥地上小睡片刻。

一名屏基的資深護理長記得，傅醫師即使病了也從不休息，實在撐不住，就躺在診察床上休息一回兒，有時才嘔吐完，抹抹嘴，又繼續看病人；難怪醫院同仁曾讚嘆：「傅大夫簡直是『神蹟』，工作勞累，飲水只求溫飽，幾乎沒有休閒，卻永遠充滿精力。」其實，藏在傅德蘭濃眉大眼、沉默寡言的嚴肅外表下，不只是超乎尋常的精力，還有對病人無窮的愛心。一回，他診治一名腳部潰爛的病患，才打開紗布，那股腐臭味，逼得跟診護士跑到門外嘔吐。但傅德蘭眉頭未皺一下，反而拿起病人的腳，放到鼻前端詳；事後他

言詞告誡護士，病人在怎麼髒臭，醫療人員都不可以失禮，表現出厭惡的態度，以免傷了病人自尊。

早年的台灣社會，民衆教育水準不高，許多人聽不懂醫囑，有時光是怎麼吃藥，醫師就解釋半天，但傅德蘭從未因此不耐煩。一次，一名老太太看完病，光為了弄清楚藥該怎麼吃，竟跑回診間問了十三次，而傅醫師講不通，乾脆用畫的：太陽代表吃什麼藥，月亮代表吃什麼藥，直到病患滿意、點頭離去。

還有一次，有個病人竟要求摸摸傅德蘭的鼻子，因為她沒見過那麼高挺的鼻子，很好奇；護士覺得這樣太失禮不願將台語翻譯成國語，告訴傅醫師，但傅德蘭卻一直追問怎麼回事，最後弄懂病人意思，二話不說地把臉湊上去，讓病人摸個夠。

告老還鄉 一心仍惦記國人需要

傅德蘭在民國五十九年屆齡退休，結束在台二十一年的奉獻，返回挪威。但他後來兩度自費來台，回屏東幫忙，而他學醫的次子也曾在屏東實習，但院方顧慮傅德蘭年事已高不讓他在上手術檯，他還為此不高興，直抱怨院方剝奪他服務病人的權利。

這位九十多歲的老人，回鄉然後依然過著簡約、刻苦的生活：剛開始幾年，每天精神抖擻，清晨出外慢跑，天天沖冷水澡，整理滿院子的水果、花、草、馬鈴薯，忙的不可開交，日子過得忙碌又充實。最高興的是，來自台灣故鄉人的探訪。

屏東慶祝三十周年慶時，曾再度邀他回台，但傅德蘭回信說：「有沒有事要給我做？如果只是回來參加慶典，太浪費了，錢還是省下來用在醫院裡吧！」短短幾句話，為他這一生作了最佳的註腳：他這頭吃最少、生產最多的羊，始終把病患的需要放在第一位，也把台灣牢牢地放在他心上。

傅德蘭小檔案

傅德蘭，挪威人，民國前六年生，挪威奧斯陸醫學院畢業，專長外科及婦產科。民國二十四年到大陸，擔任察哈爾省 Edvard Gerrards 醫院院長，三十五年返挪威，三十八年又輾轉到台灣，先後在馬偕醫院、屏東基督教醫院服務，曾任屏東院長十年，於民國五十九年退休，後曾於六十三年、六十八年兩度返台服務。

本文章摘自 民生報醫藥新聞組 策劃 李淑娟 主編 行政院衛生署 印行之 台灣情義的標竿